

模糊视线里的记忆——纪念李可文

孟岩

2007-07-22

6月中旬以来我的眼睛就一直有病，近20多天都不能读书和使用电脑，整个世界在我眼睛里都是模糊的，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像下雨一样往眼里滴。我常常怀念CSDN的blog，听说这里每天都有上千的新帖子，真的有点跃跃欲试。

不过我原本以为，我重返CSDN Blog的第一个帖子应该是“劝君注意眼睛健康”之类的，没想到今天来到CSDN，却看见了可文的死讯，而且竟然已经过去了五天...

把字体调到最大，屏幕看上去仍是模模糊糊，眼睛里涌着一些东西，不知道是刚刚点下去的抗病毒干扰素，还是什么别的。也许这个时候使用电脑对我很不好，但是我觉得应该写些什么，为这位可爱的朋友。

我认识可文是在联想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是猫扑上的常客，也是模拟器界小有名气的人士，当时我们商量在Pocket PC 2000/2002上开发一款任天堂红白机的模拟器。有了这样的模拟器，我们就可以

把几十个 70 年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游戏移植到我们的产品上，这无疑将大大提高我们产品的吸引力。我对游戏是一窍不通，但很清楚 simulator 的开发对一个程序员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于是大为质疑这项计

划的可行性，直到同事把可文带到面前。

可文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怪异，我至今也保留着这个第一印象，他天生就应该是做游戏的，因为他长得就像游戏里的人。他头颅很大，在孱弱的肩膀上，显得负担过重。所有的头发都向上竖起，好像哪些专门做过发型的歌星。鼻子上永远有一颗红色的包，艳若桃李。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已经做过手术，身体很虚弱，穿着淡淡竖条的白色长袖上衣，最上面两个扣子是松开的。下面是淡淡竖条的深色长裤。这深色的长裤里是他的腿，我不曾见过的，虚弱的腿。他不能长时间走路，然而当他走路的时候，两条腿绵软无力，面条一样绵软。给我的感觉，那不是个寻常生活中的人，完全应该是一个漫画家笔下的人物，是为了什么特殊的使命出现的人物。

我们请他吃了一顿饭，事情就这么定了。他面对一个崭新的平台，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难情绪，也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开发样机送过去之后不久，一个可以 run 起来的程序就寄了过来。这真的令我很惊讶。然而这只是一连串惊讶的开始。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就

基本完成了全部的开发工作,DreamNES for Pocket PC, 这个技术难度最大的软件项目, 最后跑在我们所有人前面 ready。记得那段时间, 研发部里所有的同事, 一到午休时间就捧着我们的产品, 叮叮当当地打着游戏, “魂斗罗”、“双截龙”、“绿色兵团”、“三只小猪” ..., 那些儿时熟悉的音乐在办公室里此起彼伏, 好不热闹。

那段时间我们又见了几次, 逐渐熟悉起来, 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了 bug, 就大叫一声, 那个李可文死了没有? 没死就让他赶快改! 于是一片笑声。其实我们当时不了解他的病情, 并不知道这种玩笑话, 其实对他来说并不幽默, 甚至有些残忍。当着他的面, 我无非是关照他多注意身体。其实这种话是善意的废话, 或许你说的时候很诚心, 对于一个无可奈何的病人来说却没有太多的意义, 人开朗的话可能客套几句, 不开朗的人可能根本懒得反映什么。他不算是开朗的人, 所以对于病情不太爱说什么, 但是一提起游戏就不同了, 两个眼睛里立刻充满了光, 北京人的侃劲也上来了。他和我的那位游戏迷同事, 经常针对某个游戏的某一关中的某一个细节开展讨论, 滔滔江水连

绵不绝，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对于我关心的模拟器实现技术，他的谈兴则小得多，也许在他看来，游戏才是目的，模拟器不过是个手段而已。不过从跟他少量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模拟器的开发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不但涉及到软硬件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突破，而且更需要无比的耐心和毅力。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资料和指导，全凭自己的经验，遇到问题经常要连蒙带猜，反复攻关。很多个别 bug 根本没有道理可言，只能出现一个解决一个。这种工作，没有十二分的毅力和决心是决不可能完成的。我有的时候想，他的这份毅力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难道非要我们的腿也软的像面条一样，非要我们也被死亡所威胁，才能够拿出抵死不悔的气概吗？又或者，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到那一天可能更加消沉和绝望。

最后一次见面，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去年上半年的一天。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开了一个玩笑，就挥手永别了。之后不久我来到 CSDN，曾经跟他联系，让他写写文章，讲讲模拟器开发的技术。他问了问情况，考虑之后拒绝了

。我可以理解。他对于现在时兴的那些新理论与新方法没什么兴趣，“东西都是做出来的”，模拟器程序的规模不太大，有固定的模式和结构，难度主要是在于具体问题的应对和处理上，他不觉得有什么可写的，“没什么意思”，他说。是的，可文首先是个 gamer，然后才是个 programmer，但是却是最纯粹的 programmer。

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什么天堂、上帝、天使、佛、来生等等，所以也不会用这些美丽的虚幻的字眼来祝福死去的可文。他去了，消失了，几天之后连他的躯体也将化作青烟，不复存在了。我再也不能跟他开玩笑，也没有机会邀请他给我写文章了。我遗憾，我难过，但是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偶尔考虑生死的问题。迟早有一天，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将死去。这不是一件坏事，死亡决不是一件坏事。可文向我们证明了死亡可以是辉煌生命的一个篇章，死亡可以激发我们的生命，让它迸发出光芒，而不仅仅是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去饮食男女，声色犬马。人随时可能死去，就算不死去，眼睛也可能会瞎，肢体可能会残废，器官可能会患病。任何一种可能性发生，我们都将开始

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今天还让你极为烦躁的事情，可能随时会成为永远的不可能。体会到这种紧迫感，生命也许就不再仅仅是赚钱吃饭睡觉阿谀奉承勾心斗角了。

每次见到可文的时候，他身边总有一位北大的女孩子，好像是兰州人，姓氏不记得了，名字好像是晶晶。她搀扶着可文，总是爽朗的笑。告别可文那天她应该在场吧，她一定会哭的吧，她哭得时候，泪水一定是晶莹的吧。